



对戒

(小说)

□澜波

小兰与小孟恋爱数年,最近准备谈婚论嫁。小兰对于彩礼的金额和婚礼的举办形式都不太介意,可不能说她完全没有小心思,她盼着小孟能定制一对戒指,这是她的执念。前几年,市区新开了一家全国连锁的大品牌金店,里面有一项特别的服务,可以预订星座对戒,前提是男女双方互相手写一封预订书,字数不限,但必须满含独特的深情,起码打动三位商家特聘的专业评价师,才能预约成功。这种猎奇的销售模式,吸引了很多年轻情侣。商家还运用了饥饿销售的方式,每个城市一年只放出十个名额。

小兰一听说这特别的售卖方式,就觉得好浪漫,当时还在上大四,自己从小练书法的,现在又念了汉语言文学专业,幻想着找个又会做文章又写字好看的男朋友,结婚前就可以去订购一对。现在,这些外在条件都满足了,小孟的字不赖,王体赵骨,很好看,小孟同学又都夸他在学校时就文采好,那想来相互写个预订书没太大的问题。小兰在小孟耳边念叨过几次,明示暗示都用上了,小孟始终没什么反应,左耳朵进右耳朵出,丝毫看不出有去定制的迹象。

读小学时,我在地理课上知道了帕米尔高原——当这里的太阳升起,光明就照耀祖国的每一寸山河。读大学时,我在古代地图上再次遇见它,那时它被称作“葱岭”:山脉纵横交错,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。参加工作之后,我的第一份教学任务是教授6个班的历史课程,其中包括两个新疆班。学生们大都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地区。暑假备课时,我忍不住想象,即将叩响教室木门的八十双小皮靴,是否还沾着慕士塔格峰的雪粒与牦牛的路印,而他们明亮的眼睛,定会像帕米尔高原的繁星般闪亮。

同事听说我要教新疆班的历史课,拍着我的肩膀大笑:“你会得到最热烈的问好和拥抱!”

第一节课上,长长的名字朝我扑面而来——“比拉力……”我正犹豫要不要念全名,学生们已喊起来:“老师,他叫Larry!”他们争着做课代表,只为能去办公室交作业,用唱歌似的声音和老师们打招呼。若有人未完成作业,其他同学会严肃地说:“老师,他应该向您道歉!”下午犯困时,他们会主动要求站起来听课。艰涩的古文材料对于高中生来说尚有些难度,回答问题时,难免支支吾吾,但是课堂气氛永远活跃。每节课上,从开始的“老师好!”到下课铃响起时的“老师辛苦了!”,他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。

有一次周一上午的课,我提前几分钟到达班级门口,一个小男孩猛地拉开教室门,大喊:“老师,今天是艾则麦提的生日!”全班同学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我突然想到刚学过少数民族语言,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祝福语。台下欢呼雀跃,我慢慢地念出祝词,声浪就像海水退潮,慢慢地静默下去,随后响起热烈的掌声。艾则麦提红着脸,课本在他的手里被卷来卷去,腼腆地说:“谢谢老师!”那次课上,我们讲了两次鸦片战争,也许在他们的心里,这节课的板书,有点混乱有点特别。当他们读高三时,再次复习这段内容,他们一定会想起艾则麦提的生日,那个洋溢着爱和欢乐的课堂。

对于历史学习,他们总是抱着极其珍重热忱的态度,每节课后,我回到办公室,总有一群孩子追到办公室刨根问底。期中考试,他们考出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,让我倍感欣慰。我在班群里把

我和在海南度假的邻居老李,每天用完早餐就会沿着海滩前往清澜半岛方向,进行健步有氧运动。有一天,我们忽然萌发了赶海的冲动。

清澜半岛凸出去的那个海角,向大海筑有一条长长的挡浪堤坝,堤坝上建起了几座高耸的航标灯塔。远远望去,那些灯塔俨然一排列阵的捍海卫士。坚实宽阔的坝体,全由嶙峋的块石构建而成。随着潮汐的变化,堤坝时而裸露出水面,时而被潮水淹没。天长日久,潮涨潮落,这条挡浪堤坝两侧的嶙峋块石间隙,便成了众多贝类海洋生物寄生的乐园。

过去远眺这条堤坝,感知是朦胧的。今天走上去,真正感受到了它的凶险。走在乱石丛生堤坝上,简直像在跳着蹙脚的芭蕾舞。脚下的石头,每一块都是张牙舞爪的。一步一颤,步步惊心。我和老李互相提醒着,小心点儿,摔着了可不是玩的,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——比我年少的老李,也已年过花甲。往前走了五百多米,我开始在堤坝